儿时的玩伴

杂志优秀作品奖、全军优秀编剧奖等奖项。）作品曾多次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以及《人民文学》（著名军旅作家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一座营盘》《浪漫沧桑》等。

命题嘉宾：陶 纯

毛猴小哥

□孙葆元

林复是这个院里唯一能和我玩起来的朋友,剩下的小屁孩尿炕还不知道翻身呢!他长我两岁,心眼还没有我多,我说玩什么,他就陪着我玩什么。直到我黔驴技穷了,觉得玩的日子也很无聊时,他给我找来小五。小五住在院子外边,院子的大门永远对他插着,说他是野孩子,不让我们跟他玩。我用无与伦比的反抗精神把那个门栓拔掉,藏到一蓬迎春花的枝条中,哈,小五进来了。小五很会玩,春天煽洋画,夏天撅杏核,秋天斗蟋蟀,冬天弹玻璃球,我们的日子不再寂寞了。

小五只在院子里和我们玩,从来不进屋。他和林复同岁,不呼林复大名,哥们般叫他毛猴。顺着这个物种的名称我再看林复,可不是嘛,他瘦瘦的,脸上长着一层极长的绒毛,而且胳膊修长,不是毛猴是什么?立刻,我就学会了,院里院外地喊,毛猴很接受这个命名,一点不摆小哥的架子,他虽不应承,却总是有喊必到。我们满院子吆三喝四地喊毛猴时,他的妈妈就一脸冰霜,指使毛猴去干这个干那个,给我们的玩兴拆台。没办法,我就去帮助毛猴干活。记得有一次,母亲呵斥他去买煤,到了煤炭店他只买了五斤煤末,装到一只破帆布包里背回来。我很奇怪,问,你家怎么买这么一点煤?因为我们家都是一车一车地买。毛猴哥没有回答,背着煤袋默默往前走。于是我又寂寞了。

小五哥弹玻璃球有百步穿杨之技,我和毛猴哥绑到一起都战不过他,他一个一个地把我们“送回了老家”,我们的玻璃球被他脆响着击中,便在院子里抱头鼠窜,做垂死状!这时,院子是我们的。毛猴每晚要跟着父母到青龙桥去摆摊,那里有夜市,林伯伯在夜市上给人修表、打火机、眼镜之类的东西。晚上回来还在灯下修个不停。我很好奇他们家桌子上的煤油灯和一个扣得极严实的小瓶子,一次拿起那瓶子拧开盖闻了一下,林伯伯看到了,并不制止,待我的鼻子挨近瓶口,顿时有无数针矢射进我的鼻腔,呛得我眼泪直流,吸气不是,不吸气也不是,双手乱抓着也无法把那些针取出来。那是硝酸!以后上化学课,老师告诉我们,硝酸是不能闻的,须离着很远用手扇着判断它的存在,我才知道林伯伯很坏,用我们的无知惩罚我们的恶作剧。后来,林复父母遣返下乡。他们走了以后,院里的大人才说,林伯伯旧社会是干警察的。

毛猴没有跟着父母回乡,他留下来,独自住在父母留下的小屋里。他却不和我们玩了。上学放学出入那间小屋,形同孤儿。他很节省,连电灯都不开了,只使用他父亲留下来的煤油灯。晚上毛猴家窗棂漆黑,我就想,在黑暗中他不害怕吗?他怎么吃饭,怎么生活?院子里的电表读数与各家的公摊总是有差错。会过日子的大人们就暗暗留起了心,终于发现毛猴一直在使用电,秘密是从一道窗帘的缝隙中泄露的。大人们敲开毛猴哥的门,桌子上宛如他父亲在时那样摆满了工具,最大的用电工具是一柄电烙铁,毛猴在装半导体收音机,是波段复杂的那种线路。在大人们的逼问下,毛猴哥哭了。一时间我非常非常悲伤,我也想陪毛猴哥哭一场,可是此时我不能和他站到一起,我躲进了黑影。

毛猴哥搬走了,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,只留下那间他曾住过的屋子。以后我们经历了上山下乡,返城,就业,没有毛猴哥一点消息。十年光阴弹指间,在我能挣到钱的时候,毛猴哥回到这个院子,给每家送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,那是他亲手装的。电视机还没有登场,收音机依然珍贵。以后听说他成了一位优秀的无线电工程师。

连城的恶作剧

□吕允山

连城是我的发小,我俩同龄、同院、同窗,还做了好几年的同位。连城虽是男孩,却生得眉清目秀,再加上聪明伶俐,打小就受父母的宠爱。

至今我八十多岁的老娘还经常提起五十多年前的趣事:有一次在院里玩,不知怎么我和连城打了起来。他把我骑在底下,我却把他给打哭了。他母亲兴高采烈地喊我娘来看热闹:“老嫂子你快来看这俩孩子!压在底下的没啥事,骑在上边的哇哇地哭。”娘过来拉起我俩,嗔怪地捅了连城娘一拳:“你这当娘的真够没心没肺的,不知道把孩子拉开,还在这里看热闹。”

连城聪明伶俐也闯实,就是太调皮,爱搞恶作剧,害得他爹娘没少给人家赔不是。记得有一天我俩去皇亭体育馆看篮球赛,看完时天已经黑了,两人又累又饿。大概是怕太晚了回家挨打,连城跟我商量,“要不咱跑回去吧?”“要跑你跑,我饿得实在跑不动了”。说不动我,他无奈地低头走了几步,又回头问我,“跑不跑?”“不跑!”“真的不跑?”“不跑!”我斩钉截铁。只见他顺手从地上拾起半截砖头,猛地向路边一家院子扔了过去。叮叮咣咣玻璃的破裂声伴随着叫骂声,吓得我顾不得又累又饿撒丫子就跑。

初中有一学期我们去烟厂学工,厂里有个临时工和我们年龄差不多,抽烟喝酒不学好,贱气地往女生脸上喷吐烟雾,女同学们敢怒不敢言。连城胸脯一拍:“看我的!”几天后同学们正在食堂吃中午饭,只听得坐相邻饭桌上的那小子吐着舌头狂喊,“辣死我了,哪个兔崽子把我的菜里撒上烟丝啦!”大家心里窃笑,明白这一定是连城的恶作剧。这事后来一直闹到校长那里,连城因此被学校记大过一次。打那连城就辍学去他父亲厂里干临时工了。

等我们中学毕了业,连城已经是一家事业单位的电工了,还早早谈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。不久我们家就搬走了,慢慢地就跟连城断了联系。后来听说,连城因为一次“恶作剧”式地报复领导,险些酿成大祸,被单位以“破坏公共财产”的理由开除了。

二十多年以后,我弟弟在路上遇到了连城。此时的连城已经蓬头垢面,瘦骨嶙峋,疑似流浪在街头。兄弟俩唏嘘一番,酒足饭饱之后我弟弟将他送上了公交车。我这才知道,连城已经与他那位漂亮的媳妇离了婚,孩子判给了女方。又过了几年,听说他一病不起,凄惨离世。

小时候的玩伴,就这样像流星一样一闪而逝。有时候我就想,小时候的恶作剧,偶尔为之,可能博人一笑。但是要知是非、守规矩,不然的话,“恶作剧”玩多了,就成了“作恶”。

不知道名字的五姐

□白丁

那年我十一岁,跟着当老师的父亲在青岛生活。

学校里几位单身老师,生活费是按人均摊的,父亲便把我寄养在一个老乡家。老乡家穷,就住在第一贫民院,全家七口人住在不足10平米的房子里。

小家里有一个吊铺,上面两张小床是大娘和大姐睡的。我和五姐便睡在木地板上。这样的家庭被褥不足是可想而知的。晚上我和五姐和衣而卧,合盖一床薄被。虽说房小人多自然暖,冬夜里五姐仍要紧紧搂着我相濡以沫。

在这个家庭中我最崇拜的是二哥,他后来考入了人大,毕业当了法官。但我更难忘的是只比我年长五岁的五姐。我一生再也没见到生活能力那么强的小姑娘。

每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,五姐早已不见了踪影。有一个星期天,我不上学。半晌午时,只见一个蓬头垢面的疯子样的女人走进了大院,直到她叫我小弟,我才认出竟是五姐。那时她头发乱糟糟,手和脸又黑又脏,背着一个布口袋,手里拿着把二尺钩子。五姐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在屋外,便去屋里洗刷。

等我五姐梳洗完了,换上衣服,一个标准的美人胚子就出现在我面前。五姐的体型略显平宽,虽然才十五六岁,给人以过早成熟的印象。

五姐向我讲述她的早上生活,原来她去捡垃圾了。

初解放时的青岛,栈桥向西百米以外就是垃圾场。每天清早许多地排车把各种垃圾从海岸上向海里倾倒。一帮帮穷苦人家的大人孩子就在那里抢夺一切可利用的东西。

五姐因此有花不完的零钱,吃不完的零食。她常给我吃的是花生板糖,她自己还偷着抽烟。她严格规定不准把这些秘密告诉任何人,否则再也不给我东西吃。“晚上一边睡去,把你冻死。”

天一黑,五姐把洗好的红心萝卜放到一个木质的提篮里,然后挎起篮子就出了门。我百般央求,有一次五姐答应带我去。刚出大院,冷不防听到五姐用她那银铃似的声音高喊:“红—瓤—萝卜——”五姐就这样一路喊着,我们一路走下去。

我对五姐说:“我也会喊。”五姐便很认真地看着我:“不准你学,你要好好念书,长大了干好差事。”“五姐,我长大了能干什么好差事?”“你开银行吧,听说银行最有钱——小弟,你要有了钱怎么疼姐姐?”“我给你买好多花生糖,好多烤地瓜。”“没出息。”

我们来到火车站前的小广场上,五姐把木托盘拿开,从夹层里取出几盒烟来——原来五姐的秘密在篮子底部的夹层里。她把香烟拆开按支零卖,赶上运气好,很快就能卖完。

回来的路上,五姐会买上两块烤地瓜,并再次嘱咐我保守篮子的秘密。

放寒假了,五姐开始造摔爆仗。现在想来那制作流程是很简单的,只要有沙子、硫磺粉、画报纸和一根小木棍就行了。把画报纸裁成条,卷成筒,装上沙子,两头加上少量的硫磺粉,两端封严,一个爆仗便制成了。每十个一捆,晚上五姐带我出去卖。

那年春节是不允许放鞭炮的,因此五姐从制造到卖都是地下状态。晚上她让我背着个书包潜伏在远处的暗角里,她拿着几捆到路口人多的地方去卖,并嘱咐我,一旦她被人追赶逃跑的时候不让我跟着,让我自己回家。

不久便出事了。五姐的制作间就在吊铺上。一天上午,我与五姐隔桌相坐,五姐在点烟时,轰的一声,硫磺粉燃爆了。黑烟顿时从天窗上冲出去,大院里好多人以为失火了。后来惊动了警察,把五姐叫去教育了一天。

此事被我父亲知道后,便让我离开了五姐家,此后就再没有见到五姐。

直到多年以后,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遇到同在大院住过的王姐,问起五姐,她说:“你那五姐现在可了不得了,人家是模范,当了区人大代表了。”

我常想,参加区人代会的五姐,一定是个飒爽英姿的大美女。遗憾的是,至今我也不知道五姐叫什么名字。

竹车里的发小

□马海霞

我和铁蛋是邻居,同年同月出生,他比我大半月。娘说,我出生时奶水不够喝,铁蛋娘没少让我喝她的奶。

就这,我得感激铁蛋娘一辈子。所以,我从来都不嘲笑铁蛋。

铁蛋,小时候发烧烧成了脑瘫。从我记事起,他就半躺在竹椅里。铁蛋爹八级钳工,手巧,把竹椅改装成了带轮子的竹车。太阳好时,铁蛋被家人推到大门外,他或呆坐在竹车里晒暖阳,或抬眼看行走往返的路人。铁蛋说话费力,脖子用力往后昂,双手抱在一起摇晃得竹车东倒西歪,随着三两个字从嘴里迸出,竹车才稳稳落地。铁蛋说话得用洪荒之力,好在他轻易不言语。

小孩子不懂事,没人同情铁蛋,见大人不在,还常骂他,给他起外号。铁蛋就我一个朋友,只有我不嫌弃他——毕竟我喝过铁蛋娘的奶,算是和他抢过口粮。娘说,做人得感恩。

铁蛋的世界通常只在大门口,他父母忙,没时间推他到更远的地方。我小时候性格内向,不喜运动,时常坐在他的竹车旁,陪他发呆。

后来,我上学了,铁蛋还在大门口的竹车里待着。放学遇到他,我朝他笑笑,他高兴得手舞足蹈。想要说话,我摆手不让他说,他那些欲出口的话终化作微笑挂在嘴边。学校放假时,我还会陪铁蛋玩上半天,有时也经他父母同意,推着他到学校操场上逛逛。

我读中学后,功课多了,很少陪铁蛋玩了,遇见了,只点头,他微笑。

那年,我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,顺利升入市重点高中。我想报考医学院。铁蛋知道我这个梦想,总是得意地笑。我当了医生,就可以免费给他看病,说不定还能让他站起来,和正常人一样。我说这些时,铁蛋总是咯咯笑,前仰后合的,摇得竹车哗啦哗啦响。

可太阳还是绕开了我。高三下半年,我患上了严重的眼疾,医生建议我休学在家休养。高考我考得一塌糊涂,分数离三流的医学院还差一大截。老师让我复读,可我又怕眼睛吃不消。没办法,只能听天由命,踏着高考的末班车上了一所普通理工学校。

整整一个夏天,我都没有踏出家门。铁蛋娘推着他来我家玩,我不理他。他呆坐在竹车上半天,憋出一句:挺好的。

我吼他,你懂个啥呀?

他不再说话,后被他娘推走了。

两个月后,我到外地读书。暑寒假回家,带来了一火车的见闻,和家人聊,找同学唠。偶尔瞥见铁蛋在大门口晒太阳,我路过他身边,会同他点头微笑。每次都风一样匆匆而过,极少注意他回复我一个怎样的表情。

我毕业后去了外地工作,一年回家一次,少有时间找铁蛋聊天。

前几天我回家,听娘说,铁蛋走了,终于摆脱了疾病折磨,去享福了。

猛然间得知他离世,我心里翻腾出的往事一浪高过一浪。去看铁蛋娘,和她唠嗑,得知铁蛋的一些事情:近几年,铁蛋身体越来越不好,不能再坐竹车了,只能躺在床上。病重时,他说,如果有下辈子,他希望我能考上医学院,当医生给他治病。铁蛋娘心疼地说,傻儿子,下辈子咱肯定健健康康的,不会再受这么多罪。

我是铁蛋唯一的朋友,或许我从未把他当作朋友吧。没想到我当年无意中的一句话,让他期待了一辈子还寄托于下辈子。